

# 天機玄政

## 〈序言〉

太平盛世，政治清明，人民得以休養生息，不再被生活的艱辛脅迫，勞心勞力地四處奔波，閒暇時能進一步充實精神生活，是以，在農業與商業蓬勃發展之餘，知識分子開始將更多的心力放在其他生活樂趣、學術研究與工藝技術之上，雅俗共賞的詩詞歌賦、嚴謹求實的算術及格致<sup>1</sup>理論、巧奪天工的器械技藝來到新的高度，在中國悠遠的歷史長河中畫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以鄭緒為首的一行人看著如今的榮景，心中不禁感慨，早些年皇帝為奸臣所控，民生凋敝的場景仍歷歷在目，流離失所的人民餐風露宿、易子而食，連溫飽都顧不上了，何談其他發展？好在，在有志之士的力挽狂瀾下，總算能還天下一個太平。回想起那時一同奮鬥的光景，五人臉上皆是一片粲然之色……。

## 〈初探〉

南宋理宗寶慶年間，權臣史彌遠沿承前朝的勢力繼續把持朝政，排除異己、廢殺皇儲、中飽私囊，致使朝綱紊亂、民不聊生。

能與之抗衡的唯有百年的政治家族楊家，先祖楊萬里與愛國詩人陸游等人合稱中興四大詩人、與歐陽修、文天祥等人合稱廬陵五忠一節，官至寶謨閣學士，為光宗時期抗金名士。然楊萬里晚年時因權臣韓侂胄專政而隱居不出，楊家勢力早以不如以往，如今的家主，楊萬里之長子楊長孺，雖未高就，但其清廉之美名天下皆知，寧宗更曾下詔賞譽。為了沿承父親的遺志，楊長孺仍懷匡亂扶正之願，為了百姓鞠躬盡瘁，然而在動盪的朝局之下，僅靠他一人獨木難支，而如今又已是知命之年，無奈，其子楊曦(字澄遠)卻志不在此，一心鑽研數學與科學理論，受劉徽、祖沖之、沈括、蘇頌等人影響，立志成為算數與格致通才，重現北宋時期的格致盛世，為此，楊長孺憂心不已，只能在楊曦研究之餘，逼他接觸國策與民生，寄望有一日他能回心轉意，繼承楊家衣鉢，為人民尋求更好的生活。

得不到父親支持的楊曦並未氣餒，仍潛心研究算數與格致理論，無奈，在資源匱乏的境況下，許多深奧而複雜的概念如同一座大山，擋住了楊曦前往真理的必經之路，沒有夫子帶領，學習起來猶為艱辛，時常望著書本上的知識、擺上算籌，一坐便是一天，卻仍是毫無頭緒，因此，他四處延攬人才，希望能找到可以一起學習的同好，以討論來刺激思考、增進學習效率，但身處亂世，庶民成日為了生活而奔波，根本無暇顧及學習，而像他這般家境小康又一心向學之人也是少之又少。正當他陷入絕望之際，一名蜷縮在巷內的小乞丐引起了他的注意，小乞丐面黃肌瘦、凌亂不堪，身上甚至還有幾隻灰白的蠕蟲，發出陣陣惡臭，楊曦卻赫然發現，小乞丐身前的地上畫有一列算式，以及擺在一旁用以取代算籌的樹枝，此外，這一串算式中還有他未曾想過的解方，於是，他上前與小乞丐攀談：

<sup>1</sup> 即科學，古稱「格致」，「格物致知」之簡稱。「格述」意指透過各種方法手段全面認知事物本源與奧祕的道法學數，其中包含格物與格人，「格物」意指格究天然事物，可對應自然科學。格物致知指以格物之法來領悟知識。明末學者徐光啟將歐洲耶穌會士帶到中國來的幾何學、物理學、天文歷法、地理學、機械技術等統稱為「格物窮理之學」

「你是誰？怎麼一個人在這裡？」

「……」

「不好，他看起來快不行了，還是先帶回去醫治再說吧……」於是，楊曦請來腳夫將小乞丐運回家，不顧髒臭的為他擦洗身子、換上乾淨的衣物，並請了大夫為其診治。好在，只是營養不良氣血不足，補充營養再靜養一段時日便有所好轉。

「你是……？」悠悠醒轉後，小乞丐看見陌生的楊曦不免有些抵觸。

「我叫楊曦，你呢？你是誰？為什麼淪落至此？」

一陣靜默後，小乞丐似是做了什麼決定，一雙澄澈的眼盯著楊曦，緩緩開口道：「我叫幽凝，我的父親是卞城的算學家，平時我們總愛一起討論算學，不幸的是，我們碰上了北方的夷族入侵，因為只知道研究、沒有謀生能力所以淪為流民，一個月，好幾天沒有進食的我們餓極了，外頭又下著大雪，父親沒能挺過去，終是離開了我……」說到此，幽凝不禁悲從中來。

「……，節哀順變吧！」明知觸及幽凝的傷心事已是無理之舉，但楊曦仍壓不住心中對那列算式的好奇，「我看到你時，地面上有一列算式，能否告訴我那是什麼？」

「算式？你說的是割圓術吧，那是父親生前與我討論的最後一個學問了。怎麼？你對算學也有興趣？」

「那是自然！我的志向可是成為有名的算學、格致通才！但我的父親並不贊同，他成天只會要我學如何治理百姓、如何振興宋朝，但我一點興趣都沒有。」提及自己的困擾，楊曦不免感到煩躁而失落，嘆著氣轉身離開。

在楊曦的細心照護之下，幽凝很快的恢復健康，並展現了傲人的算學天賦，總能在楊曦碰到困難時給出有建設性的建議，激發出新的思考方向，兩人相互切磋之下都有所成長，亦師亦友。好景不常，兩人遇到了新的瓶頸，這次，他們研討了數日仍舊停滯不前，學問上的追求不利，加上父親楊長孺又不斷以國事、政治、民生等瑣事打擾，鏗而不捨的苦勸他放棄沒有結果的學術研究，好好的繼承楊家的政治理想，讓他瀕臨崩潰，眼見楊曦精神萎靡，也提不起討論的興致，幽凝悄悄地湊近，並告訴了他一個藏在心中的秘密……。

話說早在百年前，一個神祕的教派悄然現世。有別於道家教派追求的清靜無為、延年益壽、神道之思，幽玄神道追求的乃是世界的真理以及精湛的民生工藝，希望透過學術研究揭密大自然各異的現象，了解、進一步求取共存之道，也希望藉此改善工藝技術，研創更加實用的工具與技術，改善人民生活並加速人類的發展與革新，故以此基礎發展成五大分支：算數、格致、美學、工程、技術，為人類的物質乃至精神生活的改善耕耘。

科學與技術成就非一蹴可幾，需經多年的打磨淬鍊、多人合作革新才能有所成，故宗門聖地藏有早已失傳於世的先人著述，弟子能出入翻閱，促進學術研究的推展，但唯有嫡傳弟子能承襲長老的核心思想。由於這類學說並非顯學，且研究歷程費時而艱辛，少有人能真正悟道，為了保證宗門的學術發展，也為了避免特殊知識外洩而被奸人濫用，幽玄神道遺世獨立，僅有緣之人且需通過使者的考驗才能拜入門下，悟道前必須閉關於宗門中，直至學有所成，因此道中弟子皆有極大的成就，舉凡水運儀象台的設計者蘇頌、《夢溪筆談》作者沈括、活字印刷術發明者畢昇、《清明上河圖》繪者張擇端等，皆曾拜在幽玄神道門下學習。

然而，代代相傳下難免遇人不淑，後世的宗門長老竟研發出了修練邪道的功法，借助算學與格致之力，得以在他人身上施行秘術，又逢局勢動盪，傳至南宋，幽玄神道已不如先前單純，無論是為了長老的個人利益或支撐宗門繼續傳承，難免牽扯進政治漩渦之中，一場陰謀悄然揭開序幕……。

眼見楊曦因家族問題無法繼續追求熱愛的學問，幽凝也十分著急，於是他提議道：「澄遠兄，不知你是否聽過幽玄神道？我想，那會是一個好去處！」

「幽玄神道？當然！那可是傳說中最神秘的門派，我欣賞的學者聽說都師承幽玄神道。如果有機會，我當然想去看看，說不定能碰見志同道合的夥伴呢！但是…我聽說，幽玄神道只有被使者認可的人才能進入，看來我是沒有這個福分了……。如果能去就好了……。」

此時，幽凝拿出代表幽玄神道的使者令牌：「太好了，我還擔心你會因為楊伯父不同意而放棄呢！其實，我便是你口中的使者，這些年我尋遍大江南北，卻從未見過像你這般熱愛算學與格致之術且充滿著仁心之人，希望你能加入我們，一起光大宗門，再創盛世！」

年輕氣盛的楊曦一方面想逃離父親的嘮叨，另一方面急於證明自己的理想，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隨幽凝出發。

### 〈尋道〉

在幽凝的引薦下，楊曦順利進入幽玄神道，選擇了喜愛的算學作為主要的研究方向，拜入算學長老馮儼門下。為了尋求至高的真理，楊曦日日廢寢忘食的鑽研古書，彷彿一座巍然不動的山，任誰都無法打斷他的學習，直至他參透一門道理，抑或欲請教長老，才能在宗門中見到他的身影。

一日，歷經三天三夜的推演，楊曦總算完成長老交代的課題，正欲起身向長老報告，未料，突然一陣天旋地轉，眼前一片混沌，隨即便陷入了黑暗。良久，楊曦慢慢睜開雙眼，又因不適應突然間的光亮而閉上。

「你看看你，連自己都照顧不好，如何能繼續研究精妙而變幻莫測的算學？」幽凝埋怨的聲音響起，將楊曦拉回現實。

「我睡了多久？」

「不久，也就一天一夜罷了」幽凝嘲諷道，「往後，你的三餐我會為你準備好，就如同在楊府的那些日子。」

「別擔心了，馮長老呢？我要和他報告我的成果！」

「誰擔心你了。要不是馮長老吩咐了，我才不想管你這個算學瘋子呢！長老那邊你就別擔心了，等你養好精神再彙報就行。放心，長老不會跑的。」幽凝翻了個白眼，端出早已準備好的晚膳，督促楊曦吃完，才在楊曦再次熟睡時離開。

之後兩人彷彿回到過往的日子，若楊曦只是單純的閱讀，幽凝便會坐在一旁等待，幾分鐘後楊曦會適時地闔上書，和他一起去用膳；若楊曦正提筆演算時，就代表他有了新的思維，通常會耗上一段時間，不宜打擾，此時幽凝便會自己去用膳，但不忘順手幫楊曦帶回一些飯菜，放在茶几之上，待演算告一段落，楊曦便會自己去用飯。兩人默契依舊，日子雖是一成不變，卻也因為彼此的陪伴而不那麼難熬。

一天晚上，幽凝和楊曦為了一個算式各執一詞、爭論不休，直至夜半三更才勉強有了初步的共識，邁著略有些疲憊卻滿足的步伐，幽凝離開楊曦的房間，往自己的日暖閣走去。途經澹夢園時，被滿園盛開的花朵吸引，恰巧這也是幽玄神道中最適合觀天象之所，一時興起便倒在花叢中賞月，不覺懷想起與父親促膝長談的時光，正是傷感之際，突然間幽凝注意到一陣凌亂的腳步，伴隨著談話聲由遠而近，立刻警覺的往花叢深處躲避。

「這不是長老的聲音嗎？這麼晚了，他們聚在這兒是想做些什麼？」

「最近楊家人對我們起疑了，史大人也開始催促我們，看來，計畫必須提前實行了。」馮儼嚴肅道。

「我的研究已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你們準備怎麼說？」由於醉心於研究中，尚未掌握局勢的格致長老李明提出疑問。

幽凝聽到這裡心中充滿著疑問，「楊家？那不是楊曦的本家嗎？史大人又是誰？他們究竟在密謀著什麼？」

「史大人前幾日派人飛鴿傳書於我，說望月之日宮廷將舉辦為期一週的慶典，史大人會藉機向皇帝引薦我們，到時只需按計策行事即可」技術長老趙泓回應道。

「屆時只要以李明的研究成果，再配上我高超的話術，便可大功告成」美學長老朱雯接著說道。

「那這潑天的富貴不就是手到擒來！」工程長老魯淵狂妄的笑起來，引起一陣動靜。

「小心隔牆有耳！今日的討論先到這為止，李明，你繼續完善你的研究，確切計畫後日再議。」見魯淵的聲音越來越大，擔心引起弟子們的注意，馮儼快速的結束了話題。

一切歸於寧靜，幽凝面色凝重的走出花叢，若有所思的踱步回房。

後日，幽凝早早躲在澹夢園的花叢中，等待著偷聽長老進一步的計畫，三更時，長老們果然再次齊聚澹夢園。

「昨晚我和馮儼重新驗算了一次，且初步討論了面聖的內容。」李明起了會議的頭。

「結果怎麼樣？」魯淵十分關心地問到。

「非常完美。李明，我們簡單說明一下吧。」馮儼應道。

「聽聞當今聖上相當崇尚星象學，屆時，由朱雯主講，以我的研究成果將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的假象傳遞給皇帝，讓他以為自己治世有成，龍心大悅之下，賞賜就有著落了，最後，再隱晦的讚揚一下史大人的功蹟，穩固他的權位，讓皇帝對他百依百順，屆時，史大人便是我們最堅實的後盾。」李明對自己的研究十分有把握。

「聽起來不錯！還有，楊家一直是史大人的心腹大患，又對我們開始產生懷疑了，不如我們就說楊長孺是天狼星轉世，日後必將造成大患，藉黃帝之手除之而後快，起不美哉？」朱雯應道。

幽凝心下一緊，「原來這就是當初長老要我不擇手段接近楊曦的原因嗎？怎麼會這樣？難道這才是我平日裡敬重的長老的真面目？」

「咕嚕咕嚕……」沉浸在思考中的幽凝，突然被喚回現實。

「誰！誰在那裡？」馮儼警覺道。

幽凝才發現是自己發出的聲響驚擾了這場秘密的會議，頓時緊張的抬頭望向長老的方向，心中警鈴大響，身子不受控制的顫抖。

「師兄，是我啦！為了來參加會議，我可是放棄了膳房的宵夜。」魯淵理直氣壯道。

正在驚疑不定之際，幽凝一時不察，踢動了腳邊的小石子，上一秒放下的心又立刻懸了起來，卻只能絕望的看著它滾落至長老跟前。「楊曦待我如至親、手足一般，起初的蒙騙已是對不起他，如今我怎能再眼睜睜看著楊家蒙冤入獄？不行，我不能就這樣承認！我得活著回去告訴他！」

「這石子是從哪來的？」魯淵率先提出了疑問。

「好像是從花叢那兒來的。」李明朝著發出聲音的地方看過去。

「是誰躲在那兒偷聽？」趙泓率先走向草叢。

咕嚕嚕嚕——這次幽凝肚子發出的聲音更加明顯，彷彿在回應趙泓一般，長老們越來越靠近，幽凝別無選擇只好裝睡糊弄過去。

「幽凝？他怎麼在這兒？」趙泓看著以奇怪姿勢躺在花叢間的幽凝。

「他是睡著了嗎？但姿勢好像有些古怪，一點都不協調，白白破壞了這春日百花盛開的美景。」朱雯看著躺在地上的幽凝說道。

短短幾十秒的討論對幽凝來說卻是度秒如年，估摸著時機差不多了，他緩慢地睜開眼睛，沒睜開還好，一睜開，五位長老嚴肅的臉便同時映入眼簾，犀利的眼神彷彿要將他刺穿，幽凝尷尬地坐起身來。「啊……長老們好，請問有什麼事情嗎？」

「你為什麼睡在這裡？」馮儼並不打算回答幽凝的問題，反問道。

「每逢望月，我總會想起與父親賞月談天的時光，澹夢園恰是最佳的賞月之處，我便到此懷想一番，沒想到一個不留神就睡著了，哈哈。」幽凝面色自若道。正所謂半真半假的言論最是難辨，情急之下，跑馬燈一一閃過，卻只能回想起長老們昨日討論的天象，且自己本就存有懷思之心，便脫口而出。

「這不像你。」趙泓對幽凝的回答仍存懷疑之心。

「怎麼會？您不是最清楚我對父親的思念了嗎？」幽凝反問道。

一陣靜默，幽凝鬆了口氣，正當他以為自己成功糊弄過去，卻聽見個性最是鎮密的馮儼說道，「幽凝，別忘了，你是我們一手帶大的，我能不知道你在想什麼？」「你全都聽見了吧，那就別怪我們不留情面了。抓住他。」語畢，其餘四人一擁而上將幽凝圍住，兩個人抓著他的左右手，一個人捂著他的嘴巴，十分有默契。

馮儼看著幽凝充滿疑惑、震驚、絕望而破碎的雙眼，終是動了惻隱之心，畢竟是自己一手帶大的孩子，還是沒有痛下殺手。思索一陣，馮儼決定利用秘術控制幽凝，只見他雙手成訣，口中念念有詞，不一會兒，一縷黑煙飄過，一絲異香鑽入鼻腔，幽凝瞬時暈了過去，而在沒有人看見的地方，幽凝的手臂上爬上了奇怪的數字。

### 〈真相〉

幽凝一睜眼發現自己躺在楊曦的床上，莫名的頭疼，腦中一片空白，只記得在澹夢園遇上了長老們，長老們？長老們怎麼會在那兒？

「唔……我怎麼會在這裡？」

「你醒啦。」熟悉溫暖的聲音傳來，楊曦坐在幽凝的床邊，緩緩將手中的書闔起，看著幽凝說道：「昨晚我突然有一個新的想法，興奮的睡不著覺，想找你聊一聊，去了日暖閣卻沒找到你，因為擔心你的安危，所以我就四處尋找，沒想到最後竟然在澹夢園找到了你。你的身體沒事吧？」

「應該沒事，但我想不起來昨天的事情了……我記得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可是現在卻想不起來。」幽凝按壓著太陽穴，試圖讓自己想起什麼，但是只有斷斷續續的回憶和一陣一陣的刺痛。似乎是和長老有關的事情，但究竟是什麼？

「你先去洗漱吧。」楊曦轉身去書房繼續做自己的研究。

幽凝左思右想仍是毫無頭緒，便決定聽從楊曦的建議，簡單洗個冷水澡讓自己清醒一些，褪去衣物後，幽凝餘光撇見了左手臂上似乎有黑色的東西，他原以為是在花叢中沾染的泥汙，便沒有多留意，結果卻發現無法清除，似乎是某種文字，但因為在左手臂外側的視覺盲區，無法看清。

「你能幫我看一下嗎？我手臂上似乎有什麼東西。」幽凝挽起袖子，走向坐在書桌前的楊曦。

「我看看。」楊曦抬起頭看了一眼，猛地地抓幽凝的手臂，「算學題目？看起來不像是寫上去的，似乎是個烙印，你是什麼時候發現的？」楊曦對幽凝手臂上的算式十分好奇，興奮的想著手解題，對其古怪之處絲毫未察。

「你把它抄下來。」幽凝越想越不對勁。

乙	六五
○	八三

乙	六五	○
乙	十八	乙

四	十一	三
乙	十八	○

四	十一	○
五	七	乙

「『直到右上為乙？』好熟悉，這是什麼？」楊曦輕聲呢喃。

「我昨日曾說過什麼奇怪的話嗎？」幽凝試圖藉昨日與楊曦的對話重拾記憶。

「沒有，你昨日整天都愁眉不展，似是在思考著什麼，晚上你說要去澹夢園散步，連晚飯都沒吃。你不會是餓昏在澹夢園的吧。」楊曦玩笑道。

「不過你怎會突然想去澹夢園，平時我們是不會刻意過去的。難道是那裡有什麼秘密吸引著你嗎？」聽楊曦這麼一說，幽凝緊皺著眉頭，秘密？究竟是什麼？手上的方格與數字又是怎麼一回事？

「餓昏？應該不是，不過我昨晚好像有遇到長老們……對了！我似乎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說，但是，是什麼……。」幽凝痛苦的抱著頭卻仍是一片空白。

「別著急，我們慢慢分析，總會有頭緒的！」

「先是你突然決定去澹夢園，而後你說似乎碰見了長老，卻莫名其妙的昏倒在花叢之中還喪失了昨晚的記憶，醒來後突然發現手臂上一個類似算學題目的烙印。」

「雖然我的記憶很模糊，但我可以確定昨日曾見到長老們聚集在一處，似乎在謀劃著什麼，絕對和長老們脫不了干係。」幽凝若有所思道。「既然我有事想和你說，那麼這件事應該也與你有關。」

「你有見到長老的記憶，也知道有話想和我說，可見你只是喪失了關鍵的記憶……」聽到這裡，楊曦想了想後說道：「之前我曾聽聞長老們自創了功法，能在人身上下禁制，進而控制其言行舉止。從你的狀況來看，似乎十分契合。」

「不會的！他們可是我的再造父母，是我最崇敬的人！怎麼會對我下手？」

「會不會是你聽到了什麼不該聽的秘密，惹怒了長老，才對你做出了懲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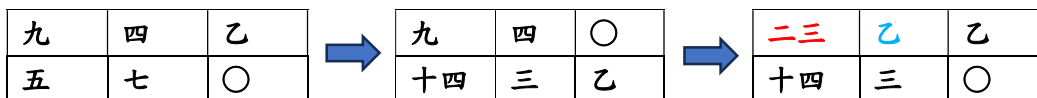
「雖然不願相信，但目前看來可能性頗高，那段關鍵性的記憶應該是被傳說中的秘術封印起來了，無論如何，先試著解開這個禁制吧。不出所料的話，解開後應該就能奪回我被塵封的記憶！」剛落下一段帥氣的話，幽凝的肚子又再一次不爭氣地發出咕嚕嚕——的聲音。

「先去吃午飯吧，你昨晚也沒吃，早該餓了。」楊曦笑了笑往門口走去。

徹夜研究數日後，兩人發現由第一組數字到第二組數字是將右上方的 65 作為除數， $83/65=1\cdots\cdots 18$ ，將餘數 18 置於被除數 83 的位置，取而代之，將商數 1 置於餘數對應的左側格中。至於第三列則推測是將商數置於餘數對應的右側位置，空則為○；第二組數字到第三組數字，如法炮製，但此時不再是以上除右下，而是以少數除多數， $65/18=3\cdots\cdots 11$ ，餘數 11 取代被除數 65 的位置，而商數 3 本應同樣置於餘數左側，但從表格左上方的 4 可知，一開始的設想是有誤的，應該是以商數加上原本在格中的數字，填入兩數之和。第三列的數值則符合前一次推測；第三組數字到第四組數字亦如此，以少數 11 作為除數， $18/11=1\cdots\cdots 7$ ，餘數取代被除數，但若依照前一組推論來看，左下方應是商數加上格內原本數值的和，也就是 2，它是怎麼變成 5 的？

左思右想還是沒有想法，因此揚曦決定去外面散散心，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走著走著，他竟不知不覺的來到了澹夢園，彷彿有什麼東西牽引著他來到這兒，這是他第二次踏入這個地方，第一次是為了尋找幽凝的下落，焦急之下對周遭的景色一無所知，如今倒是有這閒情逸致，雖然他對賞花無甚興趣，不過嬌豔欲滴的花兒確實賞心悅目，想了想，與其在書房中無意義的苦思冥想，不如好好在花叢中放鬆身心、轉換心情，或許能收穫意外之趣。四下觀察後，楊曦決定在一旁的涼亭休息。涼亭周遭的花朵依舊美的不可方物，但有別於入口處，此處他們三五成群，相互簇擁，略顯單薄，卻能看得更清，將每朵花獨樹一格的風情盡收眼底，倏然，他發現一處綴著五朵杜鵑的花叢，特別的是，只其中一朵是淡雅的粉色，其餘皆是濃烈的桃色，反襯出其絕世而獨立的美感。只一瞬，楊曦腦中靈光一閃，他猛地起身，驚起一陣飛鳥，在落花中快步走向書房。

正如在園中所見的，第四組數字中左下的 5 或許可由表格中的 4 和 1 推測，再加上先前的假設，應該是將得到的商與被除數左側的數字相乘再與除數左側之數相加所得。經過一番的折騰和反覆驗算，楊曦成功破解了幽凝手臂上奇異的算題，計算出了最終的答案，雖然已是月明星稀之時，楊曦卻是耐不住心中的激動之情，迫不及待的動身前往日暖閣，欲與幽凝分享這份成就感與喜悅。楊曦剛抵達日暖閣時，便見幽凝行色匆匆的從外面回來，臉上掛著一絲不易覺察的煩躁，對於這個時間點幽凝卻還沒就寢，楊曦有些疑惑，「或許是想趕快破解禁制、想起要和我說的事而心煩意亂吧！」他想。「澄遠兄，這個時間怎會在我房門口？」楊曦心中的疑慮很快被喜悅沖散，隨即，他拿出了自己的研究筆記。向幽凝介紹起自己的思路：「……」。



語畢，大汗淋漓的楊曦興奮的看著幽凝，卻發現他只是心不在焉的點了點頭，並未多言，有些侷促不安。

「你還好嗎？」楊曦擔憂的問道。

「沒事，但這幾日我總是夢魘，心中有些不安，總感覺會發生些什麼……」

「等事情過了，你先好好休息吧，我看你好幾天都沒睡了。」

幽凝有些遲疑地挽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的禁制，面色如常，楊曦卻能隱隱察覺他的手臂有些顫抖，「別擔心！我反覆驗算了許多次，剛剛討論時你也沒有發現問題，下禁制之人既然沒有直接下殺手，想必不是想要你的性命，無論成敗，我們都一同承擔！」

取得幽凝的同意後，楊曦在幽凝的手臂上用朱砂寫下了他推算出的答案，楊曦寫下最後一個數字的同時，幽凝手臂上的禁制化為一道黑煙，向長老院方向隱去，幽凝也脫力的暈了過去，楊曦並沒有多想，只當是禁制解除後需要休養生息，幫他調整睡姿後便離開了。與此同時，馮儼心有所感，悄然召集了其他長老。

夢中，幽凝重回現場，找回了所有相關的記憶，澹夢園的回憶結束後，又陷入了另一個時空，看見了自己與楊曦的初見，往昔種種歷歷在目，幾個時辰後，鑽心的痛感喚醒了幽凝，醒來時早已是淚流滿面，一方面痛心於長老的利用與欺瞞，對這份孺慕之情感到噁心，另一方面想起自己懷著目的的接近楊曦，他卻真心相待，他厭惡自己的所作所為，但他知道，禁制被解除，長老想必也會有所感應，他必須把握時間，趕在計畫實行前通知楊曦。為了以防萬一，幽凝將自己知道的一切記在紙上，並將其藏了起來。果不其然，在他踏出房門的那一刻，便被一群黑衣人綁住手腳、蒙上雙眼、摀住口鼻，沒過多久，便無力地跪倒在了門口。

與此同時，疲憊不堪的楊曦從睡夢中驚醒，他做了一個噩夢，只記得有人要對自己不不利，一陣心慌，便決定先去找幽凝討論他的記憶恢復得如何，一路上風景依舊，花朵依然盛放，但不知為何，越是接近日暖閣，楊曦的心中便越是不安，他踏入日暖閣的那刻，卻只看到倒在門口的幽凝，心下一緊，慌忙上前查看幽凝的傷勢，卻發現幽凝早已渾身冰冷、沒了呼吸。那一刻，楊曦的世界彷彿崩塌，眼神空洞，抱著幽凝的屍體，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再也不會有人提醒他吃飯，不會有人在他毫無動力時伸出援手，如今只剩自己一個人，該如何繼續前行？崩潰之際，幽凝的房內突然發出了東西掉落的聲響，楊曦的餘光瞥見了一道黑影，湧上來的情緒瞬間冷卻。

「看來幽凝的死並不單純」，冷靜下來的楊曦猜想著這是否與幽凝想找回的記憶有關，他曾提過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對自己說，而且還是有關長老們的，正當楊曦起身打算到幽凝房內一探究竟時，沉悶的金屬碰撞聲從他腳邊傳來，俯首一看，竟是一把銅製的鑰匙，從幽凝腰間的小包裡掉了出來。

楊曦確定四周無人後，彎下身子撿起了地上的鑰匙。回想起幽凝生前反覆叮嚀自己不能打開他的抽屜，也曾經趁著他去洗漱的時候想要偷看，卻發現上了鎖，沒想到他把鑰匙隨身攜帶在身上，難怪自己一無所獲，想必，抽屜中是對他極為重要的東西吧。

房間裡有被翻動過的痕跡，應該是剛才的黑影，楊曦來到好奇已久的抽屜前，將鑰匙放入鎖裡面，喀噠——十分輕易的就打開了，裡面放著許多他們從小到大的回憶，沒想到幽凝還有這一面啊，當楊曦沉浸在回憶中時，一張寫滿潦草字跡的紙吸引了他。



上面詳細地記錄著長老們的計謀，以及幽凝這一生對於楊曦的感謝與悔恨，「在我孤獨的一生中，慶幸遇見了你，收穫了這輩子不敢奢望的親情與友情，很抱歉起初以不光彩的手段接近你，現在又用這種方式向你告別，不敢奢求你的原諒，但請你相信，我們一起度過的每一天，都是我最美好的記憶。此後我們一別兩寬，願你成為自己夢想中的樣子，無論政治或學術，相信你總能嶄露頭角，記得，無論如何，我總是站在你這邊！我先行一步，勿念。」閱讀完幽凝留下的最後自白，眼前早已模糊一片，楊曦仰起頭，努力的克制自己的情緒，卻仍是不住的顫抖著。

「我要為幽凝報仇。」

### 〈風波〉

幽凝死後，楊曦陷入了墮落的深淵，鎮日拿著幽凝的信件，憶想這些年的回憶，不再一心向學，茶飯不思，雖然他深知自己不能繼續下去，卻仍無法自拔。一天晚上，楊曦又是帶著淚痕進入夢鄉，不同的是，他竟然夢到了幽凝。

「我知道我的離開讓你很傷心，但你有你的責任需要承擔，你的家人、你的家國正在等著你，但若你仍是這般頹喪，只會讓我更良心不安。去吧！我在這兒過得很好，去完成你的使命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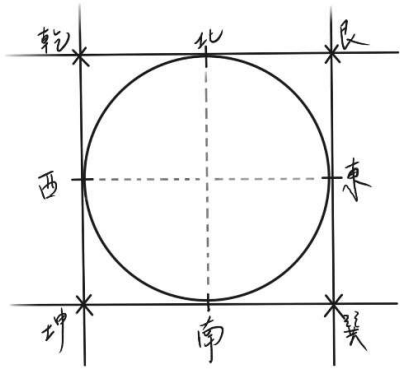
正當楊曦顛顛巍巍的伸出手想抓住幽凝時，他的幻象瞬間化為泡影，而後呈現的便是父親銀鐺入獄、百姓民不聊生的慘況，正是應了杜甫那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景象，突然間，所有的難民同時轉頭，瞪著驚恐的雙眼盯著他。楊曦一伸冷汗的從夢中醒來，看著鏡中憔悴不堪的自己，早已沒了當初意氣風發的少年氣，為了替幽凝報仇，也為了離開、甚至顛覆這個早已腐敗的宗門，楊曦不得已重拾荒廢已久的學業，再次全身心投入研究之中。

在幽玄神道內，若是弟子想要挑戰長老，則要先挑戰該長老統領的分支底下的得意門生，也就是他們的師兄姐，可以藉由長老出題、兩人比賽解題或幫助解決師兄姐現有研究課題的疑難雜症，通過後即可挑戰長老。雖然尚未查明幽凝的死歸因於哪一位長老之手，但已知設下禁制的是算學長老馮儼，且楊曦本就拜在算學門下，挑戰馮儼是最有利的選擇，但他若想挑戰馮儼，就得先過南宋三大算學家李冶、秦九韶、楊輝等人這關，由於比賽解題過於曠日廢時，且不確定性高，因此他決定選擇幫助師兄解決課題瓶頸，見招拆招。為了獲得勝利，他不僅日日翻閱聖地中的相關古籍，也試著和平日與師兄交好的其他師兄弟打探消息，充實自己能力的同時也更加熱愛算學。

時間在不知不覺中流逝，眼見長老進宮的日漸頻繁，楊曦之道自己時間不多了，於是，翌日他便找上了李冶等人，三人恰逢研究的停滯期，且早就聽聞楊曦的天賦與其日日秉燭夜讀的毅力，希望能從師弟身上得到些許啟發，便欣然接受楊曦的提議。

首先是喜愛幾何假設的李冶。或許是知道李冶的愛好，馮儼不斷在假設所有勾股容圓的情況，設計五花八門的題目來刺激他思考、讓他算出圓城的直徑。這些題目都是圍繞著同一個假設展開：

「假令圓城一所，不知周徑，四面開門，門外縱橫各有十字大道。其西北十字道頭定為乾地，其東北十字道頭定為艮地，其東南十字道頭定為巽地，其西南十字道頭定為坤地。所有測望雜法，一一設問如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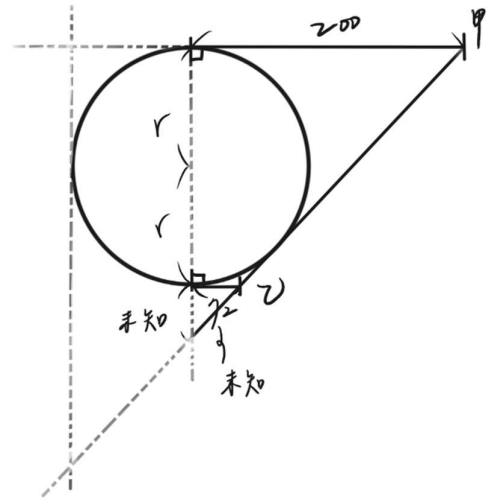
起先，馮儼假設的題目中，勾與股的長度皆為已知，因此他都能藉由勾與股去整理出相似的計算模式：勾股相乘倍之為實（分子），勾股弦三者的和、差、或其中兩者的和差計算為法（分母）。

然而某一天，長老給了李冶一個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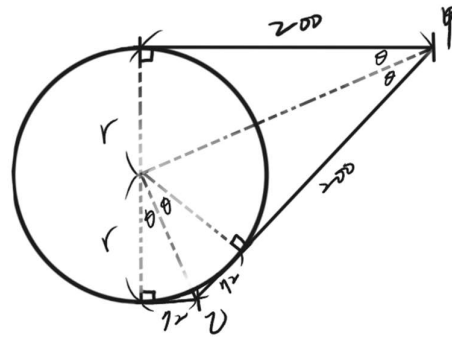
「甲乙二人，乙出南門折而東行七十二步而止，甲出東門折而東行二百，望見乙。問徑幾里？」

李冶志得意滿的畫完圖卻突然愣住了。馮儼要他求的城徑居然包含在勾股之中，而且就連弦長都是未知的！

這讓李冶相當苦惱，因為他完全無法使用之前歸納出來的算法了。原來，在不知不覺中他早已習慣了以勾股之法思考，然而一旦陷入慣性的思維，便再難以從中跳脫，為此，他消沉許久。



楊曦看了看題目，並觀察李冶的圖後，竟畫出了相當不同的圖。楊曦將甲與乙走過的途徑、城徑、與甲乙之間的距離，畫出了許多的三角形。此時，楊曦指著圖形道出了他的想法：



「師兄既然已知這四條十字大道會與城徑形成隅，那就把城徑之半作為乙與城中央形成之勾股形的股，而城徑之半則作為甲形成之勾股形的勾，如此便可在甲乙兩人與城徑之間分割出如此的勾股形。不曉得師兄對此有麼想法？」

「嗯……照這樣看來，即使我目前不知道城徑，依然可以用這種畫法得到勾股形。而當這兩個不同大小的勾股形轉向同一個方向，同樣大的角度互相對照……我明白了！這兩個互為相似，因此能用勾股相似形的方式解開它。」

「正是如此。若先將城徑設為未知數來做計算，便可將其作為普通數字使用。」

「原來如此。也許能運用的不一定是已經知道的經驗，就連現下未知的假設也能拿來使用呢。果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李某甚是感謝楊師弟給的提議。我的試驗已經結束，你快去尋找下位師兄吧。」

告別了李冶，楊曦便動身去找楊輝。

楊輝擁有強大的運算基礎，對《九章算術》的計算方法頗有心得，還透過賈憲三角形得到開方根的算法。馮儼因此出了一道題，想看看楊輝是否能活用自己的發現：

「二又五分自乘七次，問毫位幾何？」

起先，楊輝靠著自己高超的運算技巧，應是將所有數字乘了起來，也確實得到了正確且精準的解答，然而在他滿懷自信的向馮儼彙報自己的計算過程與最終答案後，馮儼只給出了一句話：「活用所學，才算是融會貫通。」便要他回去繼續思考如何從已知的能力中舉一反三，學以致用。這讓楊輝很是不解，為何不能只靠結果論成敗？解題解題，重要的在「解」啊！難道不是解出答案就好了嗎？

見到楊曦前來，「聽說，你曾獲馮長老的讚賞，那正好，前些日子馮長老給我出了一道題，好不容易解出來，他卻說我沒有應用到先前的發現而不算完成課題。這次挑戰，你的課題便是協助我，用另一種方法解出這一題。」

楊曦想了想。二又五分，可以理解成二加上五分。自乘七次，表示是從單一數值繼續計算，立方、次方……

「楊師兄，這是否與賈憲開方作法圖極其相似？」

「你是何意？這個數字並不是以一做延伸的。」

「能否先請師兄將二又五分的二當作子字，五就以丑字替代吧。當您將子又丑分自乘兩次，會得到什麼樣的算式？」

「是一個子次方，加兩個子丑相乘，再加一個丑次方。等等，它們的個數確實跟賈憲開方作法圖所寫的一樣啊。這樣推算下去，每一項對應的個數就會跟開方圖一致，現在要自乘七次，所以會有一個子的七次方、七個子的六次乘上丑、再來……原來如此……」

「呃，師兄可用二又五分去算。這個只是打個比方。」

「……」

看楊輝沉浸在自己的算學世界中，手舞足蹈的驗算，只好再多提醒楊輝幾次，直到楊輝略為不耐的聲音響起「好啦好啦。你真會囉嗦。不過吵歸吵，還是得感謝你給我這麼好的點子，也讓我切身體會了學以致用的好處，原來換個想法將兩個看似無關的概念合而為一，如此，便省下不少創立新學說的功夫，也能更輕鬆的完成運算，現在，我終於可以繼續研究我的課題了！你就去下一個人那裡吧。」

終於到了最後一人，離挑戰長老不遠了。楊曦暗自期待著。

突然間，遠方突然一道黑影閃過，隨後便直直朝向他飛來！楊曦及時反應過來，迅速躲過了這波攻擊，而那道黑影就這麼直直撞到了牆上、向四周濺開來。楊曦定睛一看，是墨水？是何人如此張狂，敢在幽玄神道聖地行兇？且這種化學識為功法的襲擊我從未聽聞，究竟是誰？此時，遠處傳來一道清冽的女聲，背對著他負手而立，「你是？」楊曦心下駭然，能用墨水發動威力如此驚人的攻擊，難道是掌管美學的長老朱雯？她手裡正握著毛筆，在紙上揮灑著畫作，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維妙維肖的人物，嘗試繼續攻擊楊曦。楊曦一面閃躲、一面往弟子多的樓閣逃去，卻看到越來越多人向他這個方向接近，而這些人不是奇怪的敵人，竟是幽玄神道內的其他四位長老！

「你們不講武德！自古以來便沒有以多欺少之說，且我分明尚未完全通過挑戰，你們便不應主動挑釁。這些傷人的邪術又從何而來？根本與幽玄神道的宗旨不符！」楊曦同時被五大長老追殺，手無縛雞之力又勢單力薄，險些命喪黃泉，好在，及時出現的鄭緒一行人發現並出手救下楊曦，並掩護其到暫時的藏身處。

「想必您就是楊氏家族的楊曦公子了。令尊拜託我們尋找您的下落，能在路上與您巧遇倒是省了不少事兒。我們可以協助您與家族秘密聯繫，所以……」

「你們是？」楊曦在經歷幽凝離世與被長老圍攻後，變得相當謹慎而多疑。

「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紹，我們是……」

「在那裡！快追！」

「此處不宜久留，請公子先跟我們離開再做商議。」鄭緒道。

回到鄭緒等人的住所後，他們便向楊曦表明了身分。他們一行五人是健康當地小有名氣的偵探，專門為人排憂解難。五人本互不相識，但在亂世之際，五人共有著為人民服務的志向，又他們的背景各不相同，反倒成為均衡發展的小團體，分工合作之下，漸漸闖出一番名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五人負責的內容各異：鄭緒對算學有所研究；劉筠善於研究格致之術；宛青則醉心於展現各式美學，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明儀精通各種技藝，手工尤為精妙；唐寧則善於規劃工程。此次前來主要是受楊曦之父楊長孺所託，楊曦毅然決然離開的決定讓楊長孺措手不及，心中雖是有些失望，但仍掛心不已，於是便找到了鄭緒一行人，請他們幫忙尋找自己不知所蹤的兒子。

「原來如此，父親……他還好嗎？我知道自己的行為很不成熟，讓他老人家失望了，日後必定親自向他負荊請罪。」一行人陷入短暫的沉默，這時，楊曦突然像是想起了什麼，「等等，你們五個人的專長正是我現在所需要的！拜託各位恩人伸出援手，我想請諸位協助我向五大長老復仇！」

「復仇？我們能了解其中的因果嗎？」劉筠道。

「那是自然，這要從我入幽玄神道前說起了……，當年，我遇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夥伴，在他的引薦下進入幽玄神道學習，但在悟道前卻發生了悲劇，他被長老下了禁制，只因為聽到了長老不法的陰謀，那個禁制極為少見，是長老為了控制宗門弟子心研究出的邪術，是一個相當難解的方程式，我們好不容易才解開，禁制破解後，他卻什麼訊息都來不及說，他就這樣死在了我面前！我不能讓他白白犧牲，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後面的事便如你們剛才所見，只怕，下一個因陰謀喪生的便輪到我了……希望各位能助我一臂之力，事後我也會給與相應的報酬的！」

五人悄然相識一笑，不動聲色的順著楊曦的話繼續熱烈的討論。

「等等，教內的弟子不是一次只能單挑一位長老嗎？但您卻同時受到了五人的攻擊，這又是怎麼回事？」唐寧道。

「……我不清楚。」

「嗯……禁制是方程式，那公子想必是擅長數學了。或許是他們沒想到公子的挑戰過程會如此順利吧，讓他們措手不及才會狗急跳牆。」鄭緒道。

「還真的有陰謀啊，這我比較感興趣。」

「我贊成。」

「既然如此，我們就答應公子的請求了。不知道有什麼能幫到您的？」

「過幾天我會正式向長老們下挑戰書，但因為我僅擅長數學，其他的比較不在行，沒辦法一次跟五位長老抗衡。因此我想借助你們的力量。」楊曦感激道。

寄出挑戰書的幾天後，六人便收到了一封回信：

「能有強敵與我們切磋，我們備感榮幸。在此宣布題目：

據觀測，最近多有異象，古來，當熒惑守心之天象出現時，代表災難即將降臨，卻沒有理論依據，不過是歸納出的結果。自古以來，許多學者嘗試著想觸及熒惑守心的真相，至今卻無一人能解。我們五人資質駑鈍，對其全貌也未曾真正理解，因此想請你們一同解開熒惑守心之謎，了解熒惑守心的發生之因，並推算下次發生的時間點。有結論者，則立刻呈現於皇帝面前，搶先且正確者勝。

有關這場賽局，你們提出的條件我們已知悉，我們也有想要的東西。我們同意輸家任憑勝者處置，但若你們輸了，我們希望諸位能將楊曦交與我們處置，也就不再追究諸位擅闖我宗門聖地之罪，望周知。祝

解題順利

幽玄神道長老馮儼 上」

「只寫了這封信回覆，連碰面談判都沒有機會。看來是想透過資訊接收的時間差取勝。那我們也要加把勁趕緊跟上進度了。我們直接開始吧。」楊曦焦急道。

「熒惑守心是熒惑逗留在心宿的天文現象，通常伴隨著災禍，可能會發生離奇的案件甚至是指向朝代滅亡。是許多天文學家都想參透的現象，我們也不例外。根據之前我們一同觀星並討論的經驗，大致可以發現熒惑的運行軌跡會先由西向東，逗留在心宿一陣子之後，會發生逆行，變成由東向西，之後再逗留一段時間，最後回歸到正常速度、順行的方向。而一次逆行的時長約長達兩個多月。」劉筠鎮靜的答道。

我記得在宗門的古籍中，關於熒惑守心的記錄，有時是相隔百年才有一次，但有時卻又是十幾年、甚至不到十年就發生一次。」楊曦回憶道。

「宇宙萬物皆有所依歸，雖然週期看似紊亂，但不可能一點規律都沒有。」劉筠再次答道，但六人卻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鄭緒五人先前曾看過熒惑逆行，依據他們之前的經驗推測，約兩年後逆行會再次發生，卻難以解釋為何熒惑守心的紀錄都遠超過兩年才有一次。

「我記得在大約兩年多前，正巧有過一次逆行。但是當時發生的天區跟最近這次似乎不太一樣。」楊曦回憶道。

「兩年前……天區改變……我記得兩年前的那次我們也有幸目睹。澄遠兄是否記得兩次逆行角度差了多少？」劉筠道。

「這我就沒這麼清楚了。」

「只是要丈量星體運行角度的話，至少需要渾儀或渾象。沒辦法了，明儀你來幫我一下。」唐寧道。

由於偵探團五人時常四處探索以追求更高的成就，除了東方之外，他們在阿拉伯地域遊歷時知曉了西方也經常用渾儀觀測天象，因此唐寧與明儀就用手邊有的工具，用當時學到的技術，打造了一個簡易的渾儀。五人便開始丈量熒惑轉換天區的角度。

「沒想到居然有幸迎接第三次逆行呢，真神奇，我要將它畫下來留念」宛青道。

「講到繪畫，宛青，兩次逆行時，天體的逆行處你分別畫在哪裡？」劉筠問道。

「我記得是這兩個區域。」宛青指向了兩個星宿。

「相差了大約兩個星宿左右啊……」

「這次會是熒惑守心嗎？」

「這次逆行比較靠近房宿，所以不是。不過下次你可以期待看看。」

時光飛逝，但兩邊都沒有傳出任何消息，看來都遇到了瓶頸。

根據渾儀的測量結果、先前的經驗，熒惑每兩年發生一次逆行、逆行期長達兩個月、下次逆行會比前一次往東約兩個星宿的距離、逆行期約占一個星宿的角度……，鄭緒與劉筠算出大約每三十年，熒惑便會回到位置相近的星宿上開始逆行。順行時，移動一個星宿的距離僅需不到一個月；但逆行時只行進一個星宿，卻要花上兩個月。且熒惑繞著地移動的時間大約是兩年，比逆行週期再少一些，卻比日月都慢上許多。因此，他們知道熒惑是在比日月更遙遠的地方繞著地球轉。運行週期是有了，但是熒惑為何守心、為何逆行、以及為何順逆行速度不一樣，眾人還是毫無頭緒。

鄭緒與劉筠兩人特別苦惱，實在是很難找到一個模型去解釋所有的現象。一籌莫展之際，「如果說就像日月繞著地轉，熒惑除了繞著我們轉，它還繞著其它東西轉的話，那是不是就可以解釋得通？」楊曦突然的一句。

「公子說它會繞著其它東西轉，但我們以渾儀觀測，並沒有東西跟著熒惑一起移動啊？」唐寧道。

「的確，但渾儀有其限制，所以並不能完全仰賴觀測結果。雖然看不見，但我們卻不能排除熒惑沒有屬於它的『地』。可能是因為會發光的只有熒惑，所以我們看不到那塊地。或許它可以既繞著屬於它的『地』轉動，而它的『地』繞著我們呢？」

偵探團五人陷入了沉思。想了一下，這個模型搞不好是可行的。

「但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證明，似乎也不算正確的解答……」

「時間緊迫，只怕多拖一日就會給了長老他們可乘之機，如若楊曦落入長老們的手中，那一切就都結束了……，如今也只能鋌而走險了！」

最後六人經過一番討論，決定帶著已知的結論入宮覆命。

「熒惑繞行的週期是大約兩年，逆行發生的週期則是兩年兩個月；然而每隔一次熒惑逆行，位置都會向東偏約兩個星宿左右，若要回到最初的、相似的天區，則至少需要三十年的時間，順行時的熒惑，移動一個星宿的距離只需不到一個月；而逆行較為緩慢，一個星宿的距離就需要兩個月。」六人抵達皇宮，及時向皇帝彙報結果。

「這麼看來，熒惑守心並非依循天命，而是必然發生的自然現象，那些猜測不過是妖言惑眾罷了，但是朕必須證明給天下人看，你們有什麼辦法嗎？」

「目前來看，它行徑距離不一、發生逆行，可能跟熒惑自己也繞著一個『地』，而它的『地』繞著我們有關，但以我們現在的能力和技術確實無從驗證，恐怕需更多人才投入研究……」楊曦的聲音越來越小。

「如此一來……」理宗眉心皺起，沉吟道。

此時劉筠突然發現長老們鬼鬼祟祟的躲在殿門旁，登時眼睛一亮，像是想到了什麼，「啟稟聖上，草民有一事不知當講不當講。」

理宗的思索被打斷，有些不悅的准許到。

劉筠刻意放慢語速道：「啟稟聖上，我們發現，本次的逆行較為接近房宿，因此並非熒惑守心，由此可見而五位長老學藝不精且有欺瞞聖上之嫌。望聖上明察。」

長老們其實早就到了殿門之外，但因為研究遲遲沒有成果，只能抱著一絲僥倖之心，躲在殿外觀察，聽到劉筠的指控才暗道大事不妙，慌忙的奪路而逃，引起了一陣騷亂，反讓眾人的注意力都聚集到他們身上。

### 〈尾聲〉

見到長老們欲乘機逃脫，楊曦等人急忙上前追趕，此時，理宗鎮靜地暗中打了一個手勢，暗衛們便從四面八方湧出，及時將五人控制住，等待理宗親臨審問。

原來，表面上理宗受長老的天象之說迷惑，假意受史彌遠控制，實際上他早已看出其中端倪，並派遣暗衛秘密調查史彌遠與幽玄神道的勾結證據，但由於史彌遠的權力過大，朝局之事牽一髮而動全身，不能率性而為，因此，在理宗調查到楊曦受幽凝引誘而進入幽玄神道後，便派人將消息透漏給偵探團一行人，借助他們之手，從內部搗毀幽玄神道，他則守株待兔，等待良機再行收網，為了將禍亂朝綱之人一網打盡，他召來偵探團告知其來龍去脈，並設下重重包圍，在必要時刻捉拿長老。

然而史彌遠的勢力過大，無從干涉，恰巧楊曦為了要替幽凝復仇而發起了挑戰，或許是眾志成城，也或許是長老早已無心向學，一心投入政治紛爭中毫無長進，偵探團五人與楊曦的協力合作下，略勝一籌，趕在長老之前完成，連日來的研究終是迎來美好的果實，這也才讓理宗有了突破口，順勢捉拿了幽玄神道的長老。面對理宗的審問，長老終是供認不諱，將其與史彌遠勾結的過程與犯下的惡行和盤托出，同時對自己讓宗門蒙羞、差一點斷送弟子前程與學術發展的行為悔恨不已。

理宗終於順利的將史彌遠以妖言惑眾的罪名關押，並藉著亂黨群龍無首之際，憑藉著多年來的籌謀，將不法勢力各個擊破，奪回理政大權。史彌遠在獄中收到消息，不由得癱軟在地，「一切都完了……哈哈哈哈哈……」，說完便噴出一口鮮血，昏了過去。甦醒後成日瘋瘋癲癲地喊著自己才是真龍天子，沒幾日便被發現死在了獄中。

一切塵埃落定，理宗深知幽玄神道掌握的學問之重要性，又其門下弟子對於社會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且此事歸咎於長老的貪婪與不臣之心，罪不及旁人，故欲接手幽玄神道，建龍淵閣，將有才之人延攬至朝中，撥出部分稅賦提供學者研究，以期藉工藝及學術造福百姓，再創北宋榮景。長老等人雖是罪不容誅，但理宗念其有悔過之心，且起初是為了讓宗門在亂世之中能繼續生存，一時行差踏錯，罪不致死，故僅將其幽禁龍淵閣中，繼續傳授宗門的核心知識並進行、帶領研究，並著手繼續研究縈惑守心的真相。

「我終於替你討回了公道，幽凝……你看到了嗎？」見此光景，楊曦心中產生了些許動搖，其實，楊曦並不排斥入仕，只是見到理宗受奸人所蔽，毫無治世之才、立民之心，與其將生命耗費在朝堂的阿諛奉承之中，不若發揮自己在學術研究方面的長才，用另一種方式為民謀利，如今，得知理宗有治世之略、籌謀之才，又切身體會政治清明對學術研究的助益後，楊曦決定暫時擱下學術的研究，擔起治世的責任，回歸朝堂，希望能與理宗共創太平盛世，讓百姓各得其所，進而促進學術的發展和流通，如此，也算是以另一種形式繼續追求自己的熱愛，無愧於己。

在理宗的治理下，國家逐漸富強，算數與格致之術也到達另一個高峰，宋代著名的算學家秦九韶、李冶在淳祐年間發表《數學九章》、《測圓海鏡》等學說，楊輝則在理宗景定年間發表《詳解九經算法》、《日用算法》，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成就中國算學史上舉足輕重的黃金時代。